

石

匱

書

石隱書卷第一百 沈一貫

明 劉南張 岱著

沈一貫朱廣孝廷機列傳

沈一貫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二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入直東閣一貫在史館不肯依附江陵志節鯁介關於中朝歷官詹詹翰林有聲譽在政地日常儲位危疑稅使四出疏揭陳請數陳剴切天子以為忠勤眷依彌切庚子常園疏

請皇長子冠婚不報復上疏曰詩既醉之篇臣祝其
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士女從以孫子願配淑
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千之篇曰藥室百堵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斯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
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上聖子神孫無窮也
今稱觴萬壽西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啟天之祥寔自
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

禮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為適皇
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為
樂乞今年先舉皇太子大禮明春後遇舉諸皇子禮
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
笑 上心動諭侯即日行之冬十月 上以典禮未

備欲改則冊立一貫封遂聖諭力言不可於十五日
己卯遂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國本遂定特一貫與
次輔沈鯉共事與鯉議論相左凡事必盛氣加之鯉

不為動後鯉門人僅卻侍郎却正域與鯉合力排擠
一貫每事必與為忤一貫恨之會楚藩宗室揭奏楚
王非朱氏裔一貫頗比楚王正域自以楚人諷知之
獨確乃右宗人言請再勘一貫持不可正域語侵之
次輔沈鯉獨足正域議一貫大怒訐正域歸聽勘冊
次楊村妖書事起一貫嗾其門下給事中錢夢皋御
史康王楊直指正域并及輔臣沈鯉發卒圍正域毋
捕其婢僕乳媼下詔獄考訊無所得又圍沈鯉私署

搜索亦無所得後硃墩生光而素始得解則出大學
士朱賡與禮部侍郎李廷機力也甲辰京察一貫屬
其私人兵部尚書蕭大亨主察事徐觀濶以不及降
錢夢皋外補特旨留用卽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
事龐時雍後先論權奸誤國者俱謫降特論不平一
日上偶失像召一貫入論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
有事須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出翌
日上疾有瘳悔出前旨太監田義力諫諭已頒行

萬：不可及汗。上起欲中義：中之愈力。召一
黃與言一黃惶恐。數前論諸事。遂寢義出與一黃
言曰。相公稍待之。則曠阮撤笑。何畏怯。乃爾耶。中辰
八月。而相卒。不相容。並以致仕。曰籍一貫。加少師左
柱國。中柱殿大學士。歸教。年卒。賜祭。塋諡文定。

朱廣山陰人。廣將誕。母陸夫人病羸。姑徐慮甚。方熟
禱。起覩兩炬橫。血如米。各吐逆。辭者七。父東武公大
喜。六歲喪母。哭甚哀。時尚未就。外傳聞。兄比部公應。

講經即了大指塾師鄉黨爭目以為奇有長者戒曰
此神物不可祿人東武公始匿而親授之經隆慶戊
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兩朝實錄充經筵
官時上方冲齡嗜學每進講開陳明盡上輒和
顏受之一日聞宮中妖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杜
言群小倖授官民甚大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
畏尋陞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再陞吏部右侍郎會有
大峪寺宮役上命廢往定制司禮密傳上欲倣永

陵制廢陰令人大地廣狹疏曰永陵廣八十一丈外
加方牆若干今必欲如制淺地靈不小請並外方牆
用八十一符聖祖九：數且昭陵在望而制不尋恐
非所安中長洲邑勅曰上諱言昭陵奈何獨許新
妄贊云此止與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上密使人
會其地亡并得諸人謂廢斯舉無論省金錢亡并所
全主德亦甚大戊子陞禮部尚書丁繼母憂歸讀書
東武山十有三千上念舊學召入閣辦事至則備

陳曠稅為害引唐玄宗宋徽宗為戒詞甚剴至
上優詔褒美之癸卯妖書事起謂陳言不得已立之而
從官不憚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廢者更也
復牽內外官附廢者株累多人上怒甚遣中使慰
勞廢伏地哭失聲上念奸未得偵較四出忽捕壁
沈令譽得王陰却士騏於于比却王立夙與勞問需
欲以妖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廢擬妖書付法司而
以于下部院上意不解促廢擬嚴旨廢第從妖書

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廢矣曰大
獄將興可柰何乃移書沈一貫言甚共一貫始從科
道鞠論傑燬生光事始罷已工部據利請殿門工廢
謂此嘉靖三殿故燬今革興早潦所在若沈徵入礦
稅原為大工不此之請謾言往燬使皇上無以示
信天下非所以光聖德乃密具揭呈進上覽之大
悅遂傳旨緩工令擬諭以進廢因備陳礦稅原為大
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

半濟工詔下海內歡舞慶更生矣又疏請釋繁華司
理莊等十餘人於詔獄而曹御史學程以語束事忤
旨繁稅監果永成誣成陽令滿朝薦變叔稅銀逮獄
威力救得免未幾疾篤悉簡在閣時所欲陳請諸務
以當尸諫上優詔報可將華張目問曰上意若
何頷而謝者再享年七十有四病中自撰行畧名曰
茶史及案生平所著敕牘堂集若干卷行於世卒加
太師賜祭塋謚文懿

李廷機晉江人隆慶庚午鄉試第一萬曆癸未會試
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壬辰陞侍讀改右春坊右中
允甲午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改右諭德掌坊事丙
申陞祭酒丁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攝戶工
二部盡革閩縣京舖行立水兌八規刊糧解單以杜
橫索葦留京外羅城一百三十里歲省水衡萬餘
金葦孝陵周垣五十里葦皇城直彥公署廟祠牌坊
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奇羨度置無用之資未嘗動

二、應

疏言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
於主者無不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父母往
來不知有毀譽得失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
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為人
教之建言急救拾人心曰天下事平之做去天下路
慢之行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
是必歸君入告之語必不外傳雅慕清淨盡一之理
欲省議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甲毋動論官曰勤

事論人曰躬行論大臣曰懌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入曰中材最多惟恕惟
公至論邊事則曰不可為問其故曰苞直可絕乎請
托可杜乎由今之道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可得也
既入閣四方書牘俱於長安門外投領無有至私門
者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公治然蜀生靈甯飢運
撫安疆臣兄弟不至為播州之續謂北地營田可聽
民自營官勿預後山東故海道通達可轉粟給軍會

有煩言達沃意乙酉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慰不出
再遣鴻臚寺卿宣諭不出命同官諭不出此下不聞事不聞
卽報不聞言者譴謗下辨已百冬移居真武廟人曰
褻笑曰席藁也或曰荒涼曰固宋之或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必去曰必待命去暇中續成春秋日講考索
樂迄隆慶實錄皇明閣史纂國朝名臣言行錄編采
賢事采刪通鑑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績
若干卷壬子始得請加太子太保遣官護行里居數

年以疾卒賜祭塋謚文節

石匱書曰四明之剛疾惡拘排擠正類宜為人所反
目笑若夫山陰晉江謹恕自守不踰畦步乃詎以宰
相衣鉢有過去未來現在之號連影火聲憎茲多口
可謂朝廷尚有公道哉四明與德歸相忤遇事皆有
成心未免任氣憤事而至如山陰之徹礪稅晉江之
處妖書一語曰天造福寒宇謂非杜俊之臣吾不信
也

石匱書

卷之九

鳳鳴堂

石渠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明 鄒南張 岱著

沈鯉郭正域列傳

沈鯉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轉中允尋陞春坊掌院萬曆二十九年以禮部尚書
召入東閣大學士尋加少保文華殿大學士鯉清修
亮節重名行守法度入內閣議論與四明沈一貫相
左未幾同特去位里居多年杜門養重好同貧恤寡

為德於卿外事一無所與不究其用為世所惜

郭正域湖廣武昌人萬曆庚辰進士選授廣吉士以憂歸終未補編修特館師四明沈一貫以正域不執弟子禮遂相左每與談天下事一貫歡自負正域意殊輕之不為降也正域為東宮講讀四年例不當出亦不當由而一貫以南祭酒達之正域怡然就職為祭酒大有聲譽萬曆壬寅陞禮部侍郎正域與歸德沈鯉意氣相係引為忘年交一貫亟深恨之癸

卯、五月、正城同、司官吳然定補謚改謚、議應奪者三
人、許論、呂本、范、應改者一人、陳贊、應補者七人、在
文定、吳惲、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一貫、興山
陰、朱、廉曰、吾二人在、誰敢奪、而梁謚者、正城聞而曰
吾敢奪、若以黃光、罪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若以許論
當謚、則沈鍊當殺也、若以呂本當謚、則葛守禮諸人
皆當謚、其秋、沒其卯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七月、楚
藩宗室華越等二十九人、揭奏楚王華奎、為某氏子、

類卽臧卽鑒：有據。應革除。楚王亦上疏訐辨。禮科
給事中張問達請疏下武昌閣宗詢問。物論翬然。謂
王爲假復下建議一貫。以楚王襲爵三十餘年。豈宜
輕易頗比楚王。正域楚人。謂知之獨確。乃右楚宗人
言。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謂王非假。爭之
甚力。正域請再勸一貫。持不可。正域語侵之。次輔沈
鯉獨是正域議。一貫大怒。訐正域歸。聽勘楚事。竟寢。
楚王遣人奏謝。同道書謝四明。及諸比楚王者。楚宗

人率衆邀諸逆兵備列使周應台即人爲一貫黨恐
事露遣兵捕宋人械繫之閔宗群訴於楚撫趙可懷
可懷煎謀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掣可懷立斃於是捕
治宗人坐以謀叛大逆者七人禁高牆者數十人楚
事大槩將正城亦得旨回籍聽勅守凍洛河之楊村
妖書事起先是戊戌年有憂危竑議一書爲金叔知
縣樊玉衡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所造詔削籍謫戍至
癸卯十一月有妖書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

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憚勞後日改易之意其
特用朱厭者更也內外官附屬者文則戎政尚書
王世揚選撫孫鏊總督李汝御史張泰志武則錦衣
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
承恩錦衣指揮鄭國賢人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
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勅王
之事史料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
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徧厥明奉

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於私室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較塞路購賈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中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此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誘人無自名理不同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監以慰安太子語諭內

石目
閣一貫恨正域魚恨沈鯉遂以妖書事坐正域獄給
事中錢夢皋直指正域併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
初僞醫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
揭竿越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
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
府同知荆門胡化首渠縣訓導沈明卿撰妖書庶問
無據而明卿為夢皋姻故夢皋首次正域疏中稱沈
令譽為郭氏之食客胡化同卿之友當亟訊奸黨治

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為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
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
損聖德等語曰互隱伏意欲何為中外大駭於是發
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
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
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繫
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遂較且環逼鯉即迫脅不堪皇
太子遣閹人語閹臣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會

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居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
貫為解陳瓚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王以詞
連落職錦衣都督王之碩千戶王名世首錦衣都督
同知周嘉慶下東廠會鞠閹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
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慘訊特不忍慘視起八中
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叅鞠妖書沈一貫
朱賡諸寬疑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
錦衣百戶崔德鮮順天燕生嫩生光并其子共偏婦

趙氏陳氏鞠之生光性陰賊善脅人金坐遣戍大同
故歸終不改詔下鎮撫獄倍受五毒並無實據禮部
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輔臣朱賡曰數生光事雖可
疑倘再不具獄株連何已賡勸一貫如廷機言刑部
尚書蕭大亨尚堅執不允御史沈裕力持定獄數生
光不肯承裕誘之乃曰死固所甘恐累及妻子耳裕
許保全其妻子要裕設誓而後承獄具坐斬上欲
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生光死後坐其妻子皆斬

無何、裕盡見生光、亦無病暴卒、後有永嘉趙士楨者、
為殿中書、發狂疾、自言為是書、以碎落如磔狀而
死、正域得脫歸、尋卒於家、天啟二年、贈太子少保、予
祭塋、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郭正域、左袒楚宋、誠
屬偏見、至以妖書罪之、生致族滅一貫之手、亦辣矣、
噉生光死有餘辜、殺非其罪、雖言廷尉之平、然株連
不已、禍且莫測、借生光以救通國、此權法也、生光故
盜俠、聞李寧遠死、重儀往吊、不徹聲哭者三日夜、但

言公誤我子孫不晚其何以過哀力請之出軍連手
書皆殘危不臣期將犯關邀生光為內應語生光言
史公照我破家今事不成故哭之恸耳子孫懼懼百
計求懇願以數千金為壽遂與投誓盟神持金而去
石匱書曰四明深恨歸德以郭正域為其門人故牽
正域而橫入鉤黨四明欲殺正域以妖書可殺正域
并可殺歸德故借正域以根究妖書仇隙多人遂欲
一網打盡李陽毒手共可飽耶乃中朝正人如溫純

唐文獻圖畫於華、少行公道、庇獲清流、不惟不能株
連歸德、并且不能斷訖武昌、含血噴人、徒污其口、其
四明之謂乎、萬曆初年、揆席不和、大同為太倉所揜、
歸德為四明所制、亮節忠猷、皆不得大展其用、老成
彫謝、君子深惜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鈞南張 岱著

胡張並包曹維劉列傳

胡濬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永豐令濬聽訟多寬宥而獨重契訟者購得其主使輒誦曰汝策訟之利而不策訟之害也以三木束其頸匝月曰盡此華庭稍空矣為政七月以憂去特有成御史者特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

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策竭貸故人得
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
望之孝之治安福共操舍人率倣永豐舍而加以文
永安福薦紳大夫交口譽令若一而孝聞不憚曰吾
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鸞者永豐得之蒼老
女孺聲也試御史治東城戚畹延騎家愾々相成母
犯御史琅瑯孝復上言語侵中貴無避忌津每朝中
貴人輒目憚之曰是憚御史耶少進去我曹常見魚

而紅星犯禁垣渚時已得按遼東乃上書言事：
頗及宮壺大約謂天子方冲幼慈寧能攝之欲以
彤史見志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陷大辟輔臣
究曲救解乃削籍罷為民渚從戶部給襦袴一驢出
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然其御其史哉一
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眉衫強被渚背曰毋謂我曹無
人即從君死下難也里居八年御史李學顏以疏薦
渚俛得罪因是薦者阻止渚閉戶讀書絕不以為意

所著有米真集若干卷。淳好佞佛。嘗致之前數日。與友人度胡橋。遇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字一赫。疏校淳曰。視之。淳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為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致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批把石一鶚。武藏一真。抵前。詎頃移時去。竟莫可踪跡。有客將惠山泉。亭見淳。幅巾行誅。入黃公祠。恠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愈耶。次日過。淳廬。淳死已七日矣。其臨終時多恠異類。此。

張養蒙山西澤州人萬曆丁丑進士丁亥科吏科給事中時左都御史朱自修劾尚書何起鳴訐奏御史高維嵩自修起為各降級養蒙上疏中救亦罰俸縣自知名而中間積官至左副都御史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六卿分職八柱承天家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否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疏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九不點案

何輕之若此一曰科道漸輕舊綱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綱之錄新綱者有語有默不知其詳言之故西臺東臺列署半空行取屢格復除屢閤苟有可言豈必臺諫計很利於不問孤鼠便於縱橫固是將何定乎一曰撫按漸輕彈壓外官全藉撫按今撫按所薦不為陞遷撫按所糾不為降調則撫按視外官遂同秦越而外官視撫按竟若弁髦矣一曰進獻漸重匹夫葵惑厥有常刑王百戶搜無影之異寶欲駟久絕

之侯張主簿購無用之白鹿欲復已稅之職臣下糾
之不聽大開受獻之門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一曰
內差漸重太祖戒內豎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
溫鵬於正德之季世宗一掃而空之陛下在御
二十四年而天下晏如邇來中使紛然四出有開礦
者有收稅者有勘災者有壅店坊者乞請無日不上
批荅無日不下左右藉京并以營差京并藉左右以
圖利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奴豈朝紳盡誤國

者乎疏入不報丁酉七月又上言曰君心與天心相
為感通不先正心而強求於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
矯枉陛下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堂倦於持御章
奏倦於批覽卧起倦於晦明一曰好疑及近侍則
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察未莫舉其職一曰好
勝顧威嚴而寵恩智喜諂諛而惡慙直惡封駁而樂
傳宣一曰好貨以聚斂為奉公以投獻為盡即珠玉
豈於帷幄錦繡俊於簪笏玳瑁大盈竟為誰積亦不

報戊戌陞刑部侍郎壬寅罷歸田里尋卒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壬午進士以河南府推官陞戶部主事時神宗未靜營中諸事廢闕漢儒慷慨上言皇上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曰增例金於雲南則曰造花絨於開陝不曰蜀藩加貢扇二萬柄則曰楚王加進槽十六罈最煩費者羊絨值三十萬而貢之臨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俞奏覆核而業豪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課稅日增誇多以示

營利析秋克商聚因敝九閣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
刑黷貨而已臣恐千秋萬歲之後不知以陛下為
何如上也疏入不報後歷任至宣大總督天啟壬戌
陞兵部尚書以累去

包見捷雲南籍南直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庶吉
士改吏科給事中己亥陞戶科都給事中疏論礦店
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陽陷
危礦市為患太烈見捷一月三疏指數四使切直降

貴州布政司都事木幾臨清擾亂改稅使馬堂幾死
朝廷之威太褻上思見提言起陞戶部主事歷太
僕寺卿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庚申陞吏部左侍
郎辛酉年卒

身嘗擊鼓侍補

雄于仁陝西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己丑間為大理
寺評事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疏曰臣到京間或
餘僅朝見於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大動常日
體煥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廢而不講臣以是知

皇上之恙醫藥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歲可
以療病請教陳之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
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
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醖味
足醖盡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舞劍
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 皇上妃嬪在側
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駟門寵鄭妃而
冊封伯加即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則

溺愛卿祀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
在戀色者也以 皇上正需有如海軍出漢安餘德也
夫何取張而動至幾十萬索路網動至幾千匹甚則
拷索宦官得張則喜無張則怒而加杖如張餘以賄
通而見用紛事中李沂之言為不誣若使其無賄

皇上何至優容諛佞况沂之瘡痍未平而鯨憑錢神
後八難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
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且思有

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扶宮女明日杖宦官彼誠有罪
置以法律責之逆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竟使斃之
杖下此輩容通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惡激他變甚則
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偁姜應麟孫如法伴出滯於林
衆拘禁於散局把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
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 皇
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 皇上誠惡色矣
何以禁臣下之淫蕩 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

中國銀行

雄于仁列傳

人

臥梅堂

強壯康豫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甘當欺誣之罪疏
入上在觀德宮召閣臣中時行等於西室上以
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等懇請寬宥久之上意始
解踰兩月于仁以病請特肯者為民天啟二年推恩
諸言官于仁贈卹如例

劉元珍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尋
改兵部職方司郎中乙巳四明常國校亂歸德會大
計偕考功以快私憤元珍抗疏直糾首輔沈一貫之

固上行松給事中錢夢阜之頑執無耻言詞激切奸
黨恨之次骨謂不扶元珍議不可思會雷震却彈累
木上懼反伏肯得削籍為民元珍歸興涇陽顧憲成
講學東林寒暑不輟庚申神廟道謁起廢陞光祿寺
少卿辛酉三月入京會滿陽陷沒贊畫劉國縉以招
撫南四衛官氏為名擁數萬衆入內投督餉侍郎
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元珍上疏曰國縉從非李成
果稱義兒與如栢如栢結為兄弟狼狽相倚種害遠

東李成梁棄地資敵國縉代為官明倖免誅或使胡
人得恣意並併驚鳥薦食無窮倘本定基於此李維
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鶴繼之容與如
栢主和我之策獨忌劉綎為之鯁耳故令杜松出撫
順布置私人定計殺伏松與綎俱血戰以死一則骸
骨不存一則令門碎首如栢為諸將領袖令眾旁觀
令前之招迫與奏合是而名將與數萬官兵定禍與
如栢殺之罔緝一需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鶴如栢而

反半杜松以逆制此何心哉楊賜線索懸於如栢如
栢線索懸於夷邦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耳之東則
東挾之而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我兒本來面目國
縉主用違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
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大率如此已而被參
解任跡跡說秘不知東遂已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
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千峰萬嶺之中直待河東盡沒
腥膻河兩危同系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

衆至數萬不為卑弱況山東礦徒素號勦天不降
夷國緝既能招撫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
中糾合同衆牽制敵人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
欲問道登萊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為况遼瀋之亡
皆以降夷為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掩入其中
果為國緝招撫者或列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緝
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
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

客嘗試自違事發難以來猛士指腹叛帥反噬今日
震竦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采新
有如功罪已分彰瘡矣決坐令戎行勝氣漸消磨於
是哉紆緩之中甚可惜也即如揭謫李如栢天下知
其可殺而司寇不請奏正刑章故為縮朒以啟戎心
而開倖竇況汝損牙爪羽翼徧滿長安為寇窟穴今
所在大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腋恬然安之亦大
左計矣上疑之下部議覆却司為國縉所持不敢

覆而兵垣請擢周縉為東路巡撫遂格不行元珍素強無病京邸偶示微疾遂不起

石匱書曰張江陵恨言官入骨於冲主之前極力醜詆不曰套子則曰沽名遂使冲主不復以人言介意而痛哭流涕之言悉以談笑置之益日墮其雲霧中而僥恍不之覺也嗣後二十餘年不痛不癢之世界總以江陵一語釀成其害可勝道哉

石廬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明 劬而張 岱著

門戶列傳總論

語曰去時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朋黨之人至此之河北之賊則其為禍也亦烈矣我明二百八十二年全既無缺之天下平心論之定：堊送於朋黨諸君子之手如舉旣而酬一氣飲乾不利其滴則諸君子之手亦云辣矣蓋人君撫有天下未嘗無黨我明慶

曆以前黨附其人、敗則黨散慶曆以後人附其黨、人敗則黨存黨存則不患無其人、存則不患不與其黨此黨興則彼黨思以勝之彼黨勝則此黨又思以勝之勝復求勝相尋不已天下一日不亡其亦何所抵止耶奈檜千古奸人也然亦有一言可喜謂官職如讀書連則易終而少味朋黨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要官做則又百計千方裝點其不要官做故別其路曰門戶集其人曰線索傳其術曰衣鉢是

其號曰聲氣竊其名曰道學。非門戶之人。庶者不庶。
介者不介。是門戶之人。貧者不貧。酷者不酷。奸者不
奸。惡者不惡。以盜跖而一入門戶。即是伯夷。以盧杞
而一入門戶。即為周召。入其門戶者。同心推戴。未入
其門戶者。着意招徠。無論詐偽小人。盡入其彀籠。即
正人君子。亦同墮其罟羅。如醉如痴。着魔着魔。萬曆
以來。八九十年。幾成一聚訟之世界。一旦瓦礫冰消。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清夜思之。不亦宜然。人可笑哉。

譬之錢塘之許、長出沙洲數里、為腴田者、亡、并越人
爭之、夫、人爭之、益、力、謂得此田、可以長享富厚、乃
頃刻潮平、沙洲盡失、腴壤肥田、總歸烏有、則吳越之
人、其胸中、又作何觀想哉、闔賊入都、京師將陷、諸臣
請奔、圖南走、先帝大怒曰、爾等平日各立門戶、不
肯為朝廷出力、今日敗壞至此、朕非亡國之君、爾等
定亡國之臣也、國君死社稷已矣、又將焉往、望天
語一字一血、及後東林餘孽、投誠闔賊、猶曰我東陵

人也以圖大用更有天身事仇如項煜光時事周鍾
輩終以門力謀害茲故與外朋黨為禍之烈不愈出
愈奇也哉

我明朋黨起於神宗癸巳京察冢宰孫瓚與考功
郎趙南星力矯特獎以去留諸官不先白政府王錫爵
不悅以給事中劾逆隆疏劾稽勲郎虞淳熙職方
郎楊于廷吏部曲為庇護上責回奏孫瓚乞骸骨
歸趙南星虞淳熙俱鶚級調外左僉都御史王汝訓

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部屬于孔蕪陳
泰來顧允成張納陞賈巖何喬遠洪起鳳助教薛敷
教合疏救之罷斥有差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
瓏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
薛敷教張納陞于孔蕪賈巖斥近李楨曾乾亨復乞
歸選司盡化以人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已則
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
而來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 皇上有去邪之

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嬖嫉之私。聖上有容言之
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小。疏
上降揭陽縣典史次年枚卜吏却首推閣臣王家屏。
家屏向以建儲不為錫爵所恚。嘗語文選郎曰。當今
所最恚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曰。吾
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錫爵大恚。謫憲
成。籍憲成歸。遂講學於東林書院。東林之名實繇此
始。憲成大負時望。海內目為清流。羽翼多人。互相標

榜時總督漕運淮撫李三才、建譜武清侯以椒房通
內、謀入政府、倚東林之士為聲援、折節事憲、成諸遂
臣、遠客計三才力能得主、可為異日賜環地、譽之如
一口、會歸德四明方開、南北之釁、四明以妖書幾殺
郭正域、詞連于王立、王士驥、東林之鋒、少輯、及歸德
四明相繼去、會推李晉江、廷機三才欲竄、八枚卜臺
省交章薦之、宣城湯賓尹、宣化蕭雲舉、昆山顧天峻
昂言於朝曰、三百六十人、齊上功德疏、昔見於王莽

今見於李三才矢指執政力持之於是徐卻諫北魁
勦奏三才好貪不法欺蒙嚴逐格李遂棄入閤東林
恨三才不得柄用排擠晉江不安其位杜門五年狼
背而去東陵人遂擁戴福清而禁向高進用矣福清
入相東林皆居要地趙南星曹于汴徐北京王忬亥
大計入東林者必留非東林者必逐而南少宰之繼
階主南計盡逐東林獨留南黨是時朝士始分爲南
北黨各立門戶交相攻擊甲寅福清去位乙卯挺擊

事起王之家何士晉節之不勝落職去庚申神廟出
罪光宗繼逝周嘉謨楊連左光斗先後以移宮羽
翼太子孫慎行以弑逆追究紅丸其鋒甚利而新君
踐祚之後邵元傑趙南星王之象輩相繼起用福清
再正首揆東林之盛橫絕一時點將錄出配合一部
水滸首回大星星北塔天王李三才及時兩葉向高
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薛應
火惠世揚大刀楊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

北然正神機平師顧大章半地思律游大任行刑創
子手天爾成鼓上皂汪文言景共七十二人擬議顧
確壬戌之後魏廣微馮銓崔圭秀扶身容魏同文獄
起三案盡錮請立黨碑幾同元祐丁卯瑞敗聖主
常陽彪虎就戮欽定逆案炳若日星於是百子圖成
報酬點將適足當矣此特南方之強一網打盡夫身
婦寺無以自置鬚眉而束林耆舊居然自附清流矣
南人無計思欲少砥狂瀾則周延儒溫體仁二君子

者、錄此其選已、宜興雖不完其用、而烏程殺一鄭、則道學無色、然一黃道周、則號召無人、逐一文震孟、則報復無路、獨一錢謙益、則與援無門、於是有关昌時者、獻一奇策、曰、項煜、錢謙益不得大拜、而天下聲氣盡在妻束張溥、而妻束則宜興高弟也、欲使束林翻局、則不可、下擁戴宜興、欲使宜興復相、則不可、不借徑涿鹿、遂詣涿鹿、向馮銓貸金六萬、計遠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輦金至都、屬太監曹化淳為宜

興通譜嘉定賄買內官百口交鑽互興既以后族召
用而吳昌特播弄其中南北兩黨玄黃水火混為一
家後以急欲昭雪涿州為朝士所撓遂視師開門革
革如搗而局且大壞卒致賜死閹賊破都先帝身

殉社稷而此時束林之人項煜首揆周鍾勸進蓋世
清流盡為王魏皆互與所引援布置之人也厥後北
明既失留邸偏安阮大鍼虎視耽耽磨牙礪齒按劍
起曰福滿者求林之射的也立其世子為天子則束

林無焦類天逢與馬士英謀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
定策弘光掀倒逆案報復來休光特旨回鑾盡置重
辟周鍾周銓勒死獄中昔日之南人以逆黨了之而
今日之東林又以順黨了之矣三生冤業兩敗俱傷
朋黨之禍始於通州終於安慶茲有名坑者首尾而
口饑則自食舊說無幾體與骸盡而黨諸君於坑亦
何異哉雖然平心論之東林假仗名義類有正人南
黨依附冰山寔多群小此是公論至如奇謀迭出於

國破家亡萬難措手之時尋出一東林世仇之天子
為之報仇雪恨則阮大誠之巧思毒計為不可及也
已

顧憲成、直隸無錫人、學者稱為涇陽先生、萬曆丙子
舉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同官魏允
中、劉廷蘭、楊、持名節、江陵病、各部司官、令詞請持
業署憲成名、憲成走馬立削去、江陵銜之、江陵死、改
吏部主事、以太夫人年高請告歸三年、閉戶讀易、春

秋二經丙戌起驗封司主事丁亥大計御史高維崧
以論劾何起鳴降調憲成興刑部主事王德新並疏
救之德新下詔獄罷為民憲成降三級調外任補湖
廣桂陽州判昔蘇柳二公及我明莊定山俱以調
至州人士望憲成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問業者
戶履常滿亡何轉虔州司李丁艱歸補泉州司李士
辰大計舉憲成無靖寡欲第一人推考功司主事憲
成至值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及與太倉往

覆爭者侃、無所回互、竟得寢高邑趙南星司計、盡
照諸推貴子弟、嫪姪憲成、寔左右之、南星以中旨罷
去、憲成疏願與同罷、不報、尋領銓事、庶陟用舍、與時
局人相左、忌者蓄意以中憲成、時望所屬、不
敢發、求憲成、惟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憲成歸里、
從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攀龍等、闕東林書院、集同
志、歲有會、月有紀、一時聲氣咸集、互相標榜、傾動東
南、憲成乃作寐語寤語、貽宰相王錫爵、大畧言近日

輔相以揆授為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
是非直付之含糊而曰脫畧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
君父此張禹胡廣之流豈不可恨語觸特諱下石者
盈朝遂以憲成所與同志者目為東林和黨諸新進
少年有才有學之士多起附之以為入東林者皆正
人君子攻東林者皆小人憲成死後此風愈熾東林
黨遂與國家相始終天啟間魏黨痛恨東林搜剔幾
盡有請立碑如元祐故事者左春坊左諭德倪元璐

有辨東林一疏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
愍惡巫氣未伸謹懼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
平則陰陽之戕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
社之靈寓幸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
乎從容大奸寔驅蔽歆臆終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
平以克舜為拙執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
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異命重中動以
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矢然而望衷自著

其公虛是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興試復命
入都從卽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
案一則曰卽黨再則曰卽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
卽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旣卽
黨矣向之有勳忠賢恭提王秀者又卽黨乎哉以臣
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大東林則亦天下之村藪
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粟清提之標而或絕人過刻樹
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

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偉
中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
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靡其若脫付然
於不聞而徒以勝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
淡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和黨則無不和黨
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
義士人之行己寧存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庶民自後
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

公然起而背叛名義、裂衣偶天子、足乎連篇頌德、
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且
高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
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
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
論、苛責吾徒、此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
如兩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蒙傑、卷
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思綸、屢伴酌用、而近者任事、

諸臣似猶以通學封疆特為職業雖或薄從剪髮未
肯力引國祚大原諸臣更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
臣以此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
異已即有使牛李為國心況乎牛李之借東林以媚
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
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
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
此也臣又從卽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

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
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恠曠之相紫光偉他不具
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持與事大臣並皆蓄
縮閉默而曠獨侃々條揭明其不然大孫慎行君子
也曠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曠以
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陞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
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
則徒以其采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

燬不為無說、封疆失事、業有使而當時之議乃欲
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燬之所以用幸也、然究竟
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內、不死於法吏而死於
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燬獨不能殺
之也、又如詞臣之袁孟正、掌璫骨有古大臣之器、其
鄉人之月旦比於陳定王、烈三月始官、昌言獲罪、人
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憐其方嚴
不敢以雁行相慕、而當其去國飄然、俸身天際、臣等

自視則猶真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諱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
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
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
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惡相越，舜象已然，世不
聞柳下惠肩監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
罪，遭此嫌讎，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
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

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之論韓煥文震孟不爭一時
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
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
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思要本虛公以消偏黨其
韓煥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
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與溫文獎
雪於以破方隅而申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
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

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
忠介宜令該部於二臣之間取朱二字以旌儒碩至
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黨燬者併宜令革
復如故益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
復哉疏上天下傳誦之遂為東林定案憲成死後十
五年以黨人奪憲成官并奪諸命戊辰 烈帝登極
贈吏部左侍郎賜諡端文

石匱書曰顧端文賢者也而為淮撫所欺入其署竹

牀嬰兒死。正純概食惟薤菜。蒿藉之外。身無長物。端
文信之遂與定交。則公孫布被。端文且不能燭其奸。
而況餘乎。故黨人不一。凡入黨而黨足以冒之者。
則留之黨中。不足以冒之者。則出之黨外。若顧端文。
黨不足以冒之者也。然門戶之名。定繇公始。故以端
文立傳。而附以東林黨人十有四焉。

孫瑞。渭南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左都
御史。卒。贈少保。瑞古執剛。狀侃。不挽。觴角。南人始

立門戶、致使水火之戰、與國存亡、伊誰之過

曹于汴、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于汴
鯁介、廉直、為東林魁楚、遇事諫論、絕不依阿、頗為群
小所憚

喬允升、雒陽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允升
嫉惡若仇、不少假借、辛亥主計、大肆辣手、未免為局
面起見、遂為朝士所抨

王紀、尚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贈少

保謚莊毅、紀敦尚風節、立朝侃、正己率屬、人多憚之、至封疆一案、不拘局而尤為廷尉稱平、

陸羽正、益都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卒贈尚書、羽工庶立効正、頗為同儕所深、而位愆之特、惟事講學、不免迂腐、

鄭三俊、建德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三俊峻潔自立、不濫交人、而善為預備、職任司農、人皆服其經濟、

陳子廷宜興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贈尚書子廷剛正練達砥礪廉隅知無不言毫無將順而絕意仕進使人不可親疎

馮從吾長安人繇進士至右副都御史卒贈少保謚崇定從吾劉介有守雖進而易退與鄒元標建善甫書院於京師聚徒講學立身高潔不為婦寺所容

王國耀州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卒贈少保謚文肅蓋乾宣城遂開仇雠往々假借

束林以濟其貧橫

丁元薦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
事慷慨直言而孤潔寡交終老林舉人皆畏其強項
于孔魚金壇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
事孔魚休行一意絕無交遊而終身甘處下僚政見
不同人然

安希范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仕南京吏部驗封司
主事以仲牧高攀龍削籍歸里講學束林冠蓋之盛

可比鵝湖、避世三十年、終以殉死。

薛敷教、武進人、萬曆己丑進士、甫觀政、即疏劾兩大臣、左遷教職、會趙南星以計事被譴、上疏力爭、遂入黨、朔教教誨目嚴冷、好面折人過、人皆憚之、隱居二十餘年、環堵蕭然、終不改節。

葉茂才、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南工部右侍郎、茂才於世、泊無所嗜、官至九列、間若寒暄、四壁蕭存、不蔽風雨。

石匱書曰、此世所謂東林黨人也、諸君子皆砥礪廉隅、維持風教、即不無過激過矜、然溫賜之始、猶清流也、惟是聲氣既廣、異木莫辨、間有匪人、濫廁其中、而後來納垢藏污、如北方旱之相馬、失而雷驚、失而暴愈失而愈非其初矣、洛蜀朔黨、卒亡宋社、迨至江南、共主徽上偏安、猶植黨不已、而甚至投降閹賊、猶自負東林、希冀重用、不亦大可笑哉、